

# 互联网金融发展 技术上可取代央行



■ 谢平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

我们传统的金融两种模式，一种是银行模式，另一种是资本市场模式。我们在大学里面学教科书，这两种模式是人类100多年最主要的金融模式。如果互联网金融改成理论就是另外一种模式。当然现在的金融教科书当中，互联网金融作为基本模式还没有写出来，我正在写。我准备写一本互联网金融的教科书。那么在这种模式下，现在宏观的背景我简单讲一下。

大家看互联网金融这个事情很奇怪，在中国做得特别火，主要就是现在实际经济过程当中，金融业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，还有整个信息数据化的程度不断地提高。以上模式当中的三个问题，一个是信息严重不对称，第二交易成本巨大，第三风险定价非常复杂。现在这三个问题是造成金融业非常专业，金融业的工资非常高，而且风险非常大的基础。

互联网金融有几种方式，我这里简单说一下。

首先是网络银行、手机银行，大家很熟悉了。还有我们说的众安保险，就是“三马保

险”。其次是网络金融交易平台，还有就是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。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，这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，这是最关键的，金融里头的支付金融最主要的部分。通过移动支付使大家感觉到了方便，这是个颠覆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有些公司现在给员工发工资，已经不是发在银行账户上，而是发在支付宝账户上，员工可以将支付宝账户的钱转到另外一个支付宝账户，他们又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清算公司，这个公司就有可能替代人民银行的零售支付中心。

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，只是替代商业银行，而且好多员工已经没有银行卡了，尤其是90后。因为支付宝或者其他的手段比银行卡支付方便得多，将来都是二维码扫描了，现在就缺最后一部。第三方支付的各大公司联合起来取代央行，这一步谁都不敢做，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已经做得到了，只不过法律现在不允许。如果这一步做到的话，再一个就是互联网货币，这在技术上来讲人类的逻辑已经看得清楚了，只不过法律还是有限制。像支付宝发展得很厉害，下一步还有互联网货币，一种是QQ币，一种是比特币，这在各个国家的管理

不一致。中国是严厉禁止的。

还有大数据的征信和网络贷款，和我们银行业的贷款区别在哪？银行业是分析你的财务状况，分析你的还款能力，而大数据是自动地算出你的能力。假设这个数据充分的话，那么它就自动算出它的违约概率。每个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个动态的CDS，这个给出了一个连续的风险定价，然后把它换算出一个系数，你随时可以投资，随时还款，这就是大数据、云计算和社区网络综合的运用。

我们在人与人之间、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借贷风险概率直接算的话，这种模式就比现在的银行模式、资本市场模式更加节约成本，这样说比较抽象。我们举一个例子。假如中国石化，它的自动违约概率非常充分的话，中国石化挂出这个融资机器以后，给它融资股权也好，它随时给你分红，这样的话中国石化就不需要银行，不需要资本市场，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成为它的股东，这个东西的基础原理就是大数据，云计算，搜索引擎，和油价每一刻的变动，算出它的股价的价格，这样的话中石油的融资机器，它可以给出不同的指数来让大家融资。互联网金融这是发展最高的平台，这就是大数据在证券投资当中将来的运用。当它逐步发展起来会达到这种程度。

我们再看保险。比如，大数据的保险，我们现在定车险的费率，定出每一辆车不同的差别费率，这个已经很先进了。大数据更先进，根据你这个人的行为数据，你会不会喝酒，你要不要送小孩，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，根据这算出这辆车的费率。奥迪和谷歌都在研究一种互联网汽车，就是基于大数据的原理，基于GPS的原理，人坐上去不用开车了的，主动送到你上班的地方。那个时候车险这个行业就没有了，起码在加州已经实现了，这是事实发生的。一旦这个互联网汽车发明，车险行业整个没有了，这个东西不是说做不到，他们认为这个完全做到的，因为第一辆无人驾驶车已经实现了。

所以，大数据在保险业的运用是最充分的，因为整个信息数据化了。众筹可在网上筹资，直接筹资不用通过交易所，不用通过证券

公司，每个人可以拿出自己的项目来，像中国比较典型的天使投资等等。所以，我们主要是看互联网进行的影响。有人说互联网金融到底属于金融还是属于互联网，这个争议也有必要。这些东西大幅度地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，大幅度地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，使金融业脱媒了。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经济学，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上，每一个交易的市场总是有一个边界，但是互联网把人类可交易的可能性扩大。所以说这个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不可估量的，再加上银行的公司，加上保险业，我估计整个中国的交易成本——如果这个交易成本没有了，在座的人全部失业，你们就靠交易成本吃饭的。

现在金融业给国家体现了4万亿的税收工资，当然我们公司也是吃了一大部分，所以说这个交易成本是巨大的。但是互联网金融就把这个交易成本大幅度地下降。理解互联网金融一定要理解互联网精神，互联网精神跟我们金融精神是正相反的。互联网金融是去中心，平等选择普惠民主，分工专业化。我们金融业都交出来，怎么定价，互联网金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易，将来这样风险定价全部变成APP，就跟你在苹果商店买APP一样，每个人不用懂软件，就能玩一样，将来金融产品会简单化。所以，理解互联网金融的关键支付，特别是第二点金融产品与支付的挂钩。就是说，你通过余额宝，只要在0.1秒它就有利息，你就感觉到投资收益完全一体化了，余额宝把投资一体化了，你不知道余额宝到底算金银还是货币。余额宝年底是1850亿，80%是30岁以下的人，将来90后的人一辈子没去过银行柜台。你在家完全可以搞清楚你这个人真是假，因为你的眼球，你的DNA完全可以通过电脑辨别，所以用不着银行开户。这些90后根本就不知道银行柜台在哪里，完全是网上支付。所以，支付金融产品和货币这个统一是理解互联网金融的关键。

第三个关键一定要充分地知道大数据底下的风险定价。它是算法，搜索引擎是算法算出来的，不是我们这种分析，是自动算的，很多东西是人工智能算的，很多东西计算机完

全跟人一样，而且速度比我们快几亿倍。我们原来无法想象的它能自动地生出来。

第四点整个金融市场完全互联网化，交易成本极少。

第五个理解互联网金融就是说资金的极限匹配，自己解决。

第六点理解大家有一点觉得别扭。理解互联网金融的时候，你脑子里一定要知道实体经济和金融产品的结合，有可能这两个东西会模糊了，将来金融和非金融的界限会模糊了。我注意到现在很多人在理解互联网金融，或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关键有一点就是想象力不够。一定要有充分的想象力，一定不要被目前的现象固定自己的思维。我也是学金融的。互联网金融他们搞不过那些IT的人，所以我们很多银行都在自己的公司开互联网金融平台，甚至于直接开PTOP的平台。你有钱，你可以在我这里存款，可以买我的理财产品，有些银行已经发现了，不这么做不行了，干脆我在自己的银行上和自己的银行竞争。你这个钱也可以直接贷款给我的客户，但是风险你自己承担，利率高得多。好多银行在自己的网站上开了PTOP平台，就一年的功夫，他们这种竞争意识是非常好的，已经感觉到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怕。

所以说实体经济和金融的结合这个界限的模糊，也是我们理解互联网金融的关键之一。政府的态度大家都知道，一个是在研究，然后最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，准备对它进行一些监管，这个监管却是比较难的，怎么监管确实还想不到办法。中国唯一看得出来的是比特币我们是禁止的。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是批准的，尤其是淘宝网开店。我们也研究了美国、英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。第一是要保证投资人，第二每一笔交易都要备份。我有责任保证在我平台交易的人身份是识别的，但是我不管风险，它的投资者是谁我不管。如果出现问题，你备份的这些数据可以提供给你打官司用。

(根据作者2014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“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第二届年会”上的现场实录整理，未经作者审阅)

## 让阳光照进“井下蜗居”人群

前两年曾有一部特别火的叫《蜗居》的电视连续剧，讲的是社会上—群通过不同方式为住房奋斗的人的故事。那是一种蜗居，尽管那种蜗居可能很小的面积，可能三代四代同堂，可能房子是租来的，但他们毕竟可以每天生活在阳光之下。相对于那种蜗居，“井下人”的蜗居是另一种“蜗居”。

■ 梁向东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研究员、博士

近日，一则“井下蜗居”的报道引起全国的关注。在朝阳区丽都广场附近，有多处井下“蜗居”，在一两平方米的简陋空间里，住着一些白天在外谋生、晚上下井居住的人。我们通过《京华时报》、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新京报》等媒体看到了这些“井下人”的故事，令人震惊，令人瞠目结舌，同时也让人引发深刻的思考。

前两年曾有一部特别火的叫《蜗居》的电视连续剧，讲的是社会上—群通过不同方式为住房奋斗的人的故事。那是一种蜗居，尽管那种蜗居可能很小的面积，可能三代四代同堂，可能房子是租来的，但他们毕竟可以每天生活在阳光之下。相对于那种蜗居，“井下人”的蜗居是另一种“蜗居”，只能带引号，因为它不是“居”，它在井下，在人们的视野之外，在20年都没被发现的地方，被社会遗忘的角落，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

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看《新京报》的采访：52岁的王秀青是河北滦平人，在丽都地区的井下居住10年，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人，在附近以擦车为生。我们还看到来自河南商丘，已经66岁叫全友芝的老太太，以捡废品为生，居住井下已经20年。“井下人”各式各样，在他们之中不仅有正值壮年的洗车工，还有以捡废品为生的独居老人。住在这里的男女老少中最大的70岁，最小的只有4岁。

这群人在井下是什么样的生活？他们怎样打发时光？

我们看看记者和“井下人”的对话。

问：长期在井下生活，会觉得憋闷和潮湿吗？

答：时间长了就不憋闷了，就是夏天太热，我不住井里，有时在草坪上睡；冬天才住，冬天恰好不潮湿。

问：会常点蜡烛吗？

答：总点蜡烛怕地面上有人发现，每天就下井之后点一会儿，我平均一个月用不完6根蜡烛。夏天买的蜡烛天热黏一块儿了，费了半天劲才把它们分开，都成了扁的，凑合用。

问：没灯光的时候，都做什么来打发时间？

答：我有个小收音机，每天都带着，听评书，听歌，也听新闻，我知道河北保定自缢右腿那个事，人不是逼到那份上，谁会下那么大狠心？

问：除了蜡烛，井下还有什么必需之物？

答：除了烟和饭我极少买东西。我有个装洗衣液的瓶子，夜里外面冷，爬上爬下麻烦还危险，就用这个瓶子小解。只要下了井，从不会想大解，这么多年有生物钟了。

问：井下生活会很危险，热力管道一旦泄漏……

答：我想过危险，地下冒个毒气，谁在上面扔个东西，但生活所迫，由不得我。

问：最初下井时，心里是不是很难过？

答：没有，10多年前我刚在这擦车，那时这附近井下住了30多人，冬天实在熬不下去，最后我也一狠心，钻到井下。相比外面的冷，井下太幸福了。

问：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？

答：最难熬的还是最冷的时候，不出去吧，赚不着钱；出去吧，冻得要死。

问：会觉得压抑吗？

答：几乎没有，我早习惯了井下的生活。孩子慢慢大了，也争气，我心里面敞亮。

问：你会觉得井下是“家”吗？

答：也不能算是家，但毕竟为我遮挡风雨，要有钱，谁不愿住大房子住酒店啊？

问：现在井盖附近的房价，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了，每次看到那些房子，你是否想过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？

答：我一年赚的钱也买不起一个平方，这辈子是不想了，想也没用。

问：有人说住在井下没有尊严？

答：尊严？分对谁讲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跟吃饭的差不多，尊严在我身上谈不上。2008年，我在路边擦车，城管把我抓走，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，把我关狗笼子里，我是想要尊严，那时还有什么尊严呢？

问：你出井时，会有人拿异样的眼光看着你？

答：我不管别人看得起看不起，现实情况在这摆着，我光靠要面子，孩子吃不上饭上不起学，到最后还是没面子心里难受啊。

……这些，是让人看到很凄凉的话，是让人看到很揪心的文字。

“井下蜗居”现象，只是中国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的一个缩影。城市低收入群体多来自农村，他们家中人口多，生活拮据，在城市打工或拾荒。为了省下每个月几百元的房



租，夏天住公园，冬天冷得实在不行了，就住在热力井下，变成“井下人”。“井下蜗居”的人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反映的社会问题却不可小视。他们和乞丐、拾荒者、流浪儿童的境遇几乎一样，他们是徘徊在城市边缘的“边缘人”。

“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……”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。吃饱，穿暖，有地方住，就是人类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实现形式。住有所居，是小康社会的目标。但是，在北上广深，打工者买不起房，房价涨得比人们的心眼动得快！正像前面记者和“井下人”对话，面对“井盖附近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的房价”，“我一年赚的钱也买不起一个平方，这辈子是不想了，想也没用”。尽管保障性住房制度不断探索，又有各种优惠政策，但是过低的收入相对于一处心爱的住房只能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，而靠体力拼生活的人甚至连廉租房都租不起。

所以，在城镇化进程中，要高度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，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。正像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指出的，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。……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，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”。

社会保障就是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求，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、疾病、伤残、生育、失业、死亡、遭遇灾害、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。但是，这个社会往往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做得多，而雪中送炭的事情做得少。最需要有保障的恰恰没有保障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因为种种原因，不能得到

哪怕最低的生活保障。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，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健全，社会保障管理需要改革和创新。

曾几何时，许多城市的楼建得越来越高，路越来越宽，环境越来越美，频频见诸于报端的是城市是“魅力城市”、“活力之都”，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增强。但是在城市的文明程度、和谐程度不断提升的条件下，小商小贩们却越来越没有摆摊的空间，流浪者越来越没有栖息的场所，低收入者面对终其一生收入也无法企及的房价只能望楼兴叹。外来人口、大学毕业生、农民工，他们在不断富裕起来的城市，越来越感到难以立足，生活难以以为继。如果说蜗居现象是对现在房价的一种嘲笑，那么说“井下蜗居”就是对和谐城市建设和文明城市建设的一种讽刺。

管理学有一个著名的“木桶理论”。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，它的核心内容是：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，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，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。根据这一核心内容，我们就可以推论：第一，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，那木桶才能盛满水；第二，只要这个木桶里有一块不够高度，木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。

把“木桶理论”应用到城市管理上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、发展水平，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上。我们的城市不仅是相对高收入群体的城市，也是低收入群体的城市；我们的城市不仅要为有户口的人服务，也要把没有户口的人纳入服务范围；我们的城市既要为主流群体的生活锦上添花，更要为边缘群体的生活雪中送炭。对弱势群体关注程度，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的良心。

“井下蜗居”的生存状态，是对城市管理者管理智慧的挑战，更是对城市管理者管理理念的考验：如何看待城市发展与人的生活改善？如何保障社会无力者、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、生活条件？这里，我要和城市的管理者说，有短板的小康不是完美的小康，不实现全民的富裕不是真正的富裕；有文明死角和社会丑恶现象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，缺乏公平的幸福不是全面的幸福。在今天，我们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之下，好好思考一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切切含义和全面内涵。

面对“井下蜗居”之类的问题，城市的管理者们更应该着眼于长远解决问题，而不是粗暴阻止、驱赶，一堵了之。“井下蜗居”问题曝光后，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做的就是将暖井口用水泥封住，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广州用尖石锥逐立交桥下的流浪居住者，郑州用收缴棉被解决民工睡墙头的新闻。“井下蜗居”似乎只是北京的个案，实际上全国各大城市不乏类似的“桥下族”、“露天族”、“公园族”。要想彻底解决“井下蜗居”问题，水泥封口的做法过于冷漠，爱心人士的帮助有些势单力薄，学校、企业提供公益岗位也不可能解决全部“井下人”的问题。改善社会低收入群体、底层人、边缘人的生活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需要一套长效机制，既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就业创业需求，特别是提高社会低收入群体、底层人、边缘人的能力；又要构建完善的均等化的社会保障、社会救济、社会福利体系，改善“蚁族”、“蜗居”乃至“井下人”的基本生活保障。

我们希望，让阳光照进井下“蜗居”的人群，照到全社会各个角落，让党的富民惠民政策惠及到城市乡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。